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張義雄四個月大 圖片提供／張華英

I

第一個家 1914 嘉義

嘉義市中央噴水池畔，
剛考上美術學校的陳澄波
正對著街頭專注寫生，
原本就沉迷繪畫的小學生張義雄，
被這一幕情景深深吸引，
立志要成為一個永遠的藝術家。

國立台灣美術館
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1914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。

1919 中國五四運動，朝鮮三一運動。

二少爺張義雄

九一四年，民國三年，亦即日本時期大正三年，號稱世界三大登山鐵路之一的阿里山鐵路全線通车。這項前後歷經八年的艱鉅工程，從嘉義的北門車站開工，直達高入雲霄的阿里山，山上的天然林開始遭受大量砍伐的命運，一批批氣味清芬的上等檜木、扁柏，在森林火車的汽笛聲中被載運下山，暫歇於嘉義北門的貯木池，再由此地出發到遠方，貢獻給大日本帝國各處的神社，及關東、關西、九州等地的造船業。就在這一年冬至，張義雄出生於愈來愈繁榮的嘉義市。



在父親懷抱中的張義雄 1915



人丁旺盛的張家
前排右二為張義雄，從小就是一副頑皮模樣。

●張義雄的祖父是滿清時代的貢生，張家是當時嘉義大戶書香門第，父親張鼎驥自國語學校畢業後，曾經當過老師、銀行員，後來轉行經商；伯父是留日的師範生；叔叔是醫生，叔母張李德和為女畫家，也是嘉義「琳瑯山閣」主人，陳澄波、林玉山等人經常在此雅集。

●母親黃清蘭女士當時已有一個兒子，也就是張義雄的哥哥，取名為「張嘉英」，與張義雄的名字合起來正好叫做「嘉義英雄」，由此可見張義雄的父母是多麼以身為嘉義人為榮，並且也深深期望著兩兄弟能為嘉義爭光。這之後，張家又陸續添了五個壯丁，人丁旺盛好不熱鬧，除了八歲那年全家曾跟著父親遷



張義雄的出生地



張義雄的家族照
站在祖母與母親之間的張義雄（前排），是最受寵愛的孫子。

居鹽水港一年之外，嘉義東門始終是張義雄的原鄉。

●嘉義的老家，隔壁剛好是派出所，從小，張義雄常常聽到老百姓在向警察求饒的聲音，卑微的音調，使他後來一直對權威身分很反感。年幼的他，對做粗重勞動的辛苦人很同情，看到路邊乞丐的腳在發臭，就會覺得自己的腳也在痛，也在發著臭味。他還非常喜愛動物，在家裡養起毒蛇、蜥蜴、蜈蚣、鬥雞等令人害怕的寵物，母親雖然有時生氣反對，父親則任由他去。

●很早就顯露繪畫性向的張義雄，三歲就會畫整個人形，對於形狀和色彩，記憶力特別強，家裡牆上所掛的圖畫，至今都還記得清清楚楚。回想小時候有一

天，他在廁所的牆壁上，居然用手指沾著糞便畫起來；直到六十歲時，他無意間讀到佛洛伊德的書，書上說有這樣行為的孩子長大會成為畫家，印証了自己與生俱來的特質。

●也許是好奇心加上與生俱來的繪畫衝動，張義雄從小一有機會就塗塗抹抹，更有趣的是他畫人，一定是先從雙腳開始畫，然後依次往上畫人的身體，最後才畫頭。這種兒童的繪畫風格倒是無需從太多的心理學去詮釋，只要想著小孩子看大人，一定是先看到腳，然後仰著頭逐漸看完全身，就可以理解。小小張義雄很忠實於自己的體悟，而不像現在受過「兒童繪畫」訓練的小孩一般過早成熟。

人文薈萃的嘉義

嘉義古名諸羅山，其由來有二：一說係洪雅平埔族（Hoanya）諸羅山社之社名譯音；一說取其東方諸山羅列之意。乾隆五十三年（1788年）因居民協助清廷平定林爽文之亂，乾隆皇帝為了嘉許諸羅城人民的忠義，下詔賜名「嘉義」。清朝時期的嘉義城狀似桃子，因此又別稱為「桃城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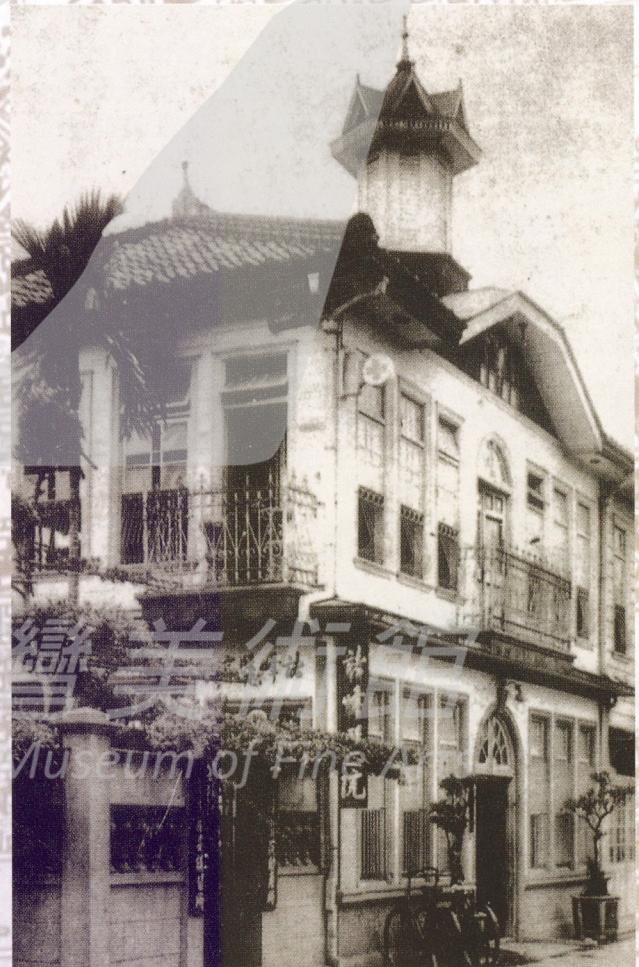
自康熙年間起，隨著蔗糖業的興盛，嘉義地區的道路交通、城鎮街坊日漸發展，人口漸增。1904年縱貫鐵路已至嘉義，並於1908年全線通車。1906年嘉義大地震災情嚴重，當局乘此進行現代化的城市規劃，建設郵局、郡役所、公會堂、中央噴水池等設施，阿里山鐵路建造後，北門車站附近一帶，公園、銀行、運動場、圖書館、博物館紛紛設立，嘉義頓時成為全台灣最現代化的街景市容之一。

新興都市嘉義，在美術人文活動方面亦展現一番新氣象，1926年陳澄波入選帝展油畫部，翌年，林玉山也以弱冠之齡入選首回台展東洋畫部。自三〇年代起，嘉義地區畫會組織活躍興盛，1938年首回府展時，入選者之中嘉義人就佔了二成，《台灣日日新報》乃以「嘉義乃畫都，入選者佔二成」為標題，其繪畫成就備受矚目可見一斑。



日據時代的嘉義中央噴水池

即張義雄初遇陳澄波的中央噴水池，位於今中山路與文化路交會之處，為嘉義市中心的重要地標。



張錦燦開業的諸峰醫院，即張李德和所主持的「琳瑯山閣」，是嘉義詩畫會雅集鼎盛之地，惜毀於二次大戰空襲中。



嘉義火車站 1933

改建過後的嘉義車站，變成鋼筋混凝土結構，具有古典風格的對稱形式及水平簡潔的現代感。



嘉義貯木場及製造工場



市容優美的嘉義市街

1921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。

1922 治安警察法在台實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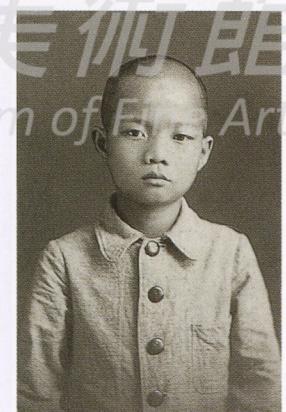
當畫家的夢

●在日本殖民統治下，台灣人的子弟就讀一般的「公學校」，日本人的小孩則進入環境較好的「小學校」。不過，家境富裕的台灣子弟，還是可以在小學校和日本人共學。張家是望族，兄弟姊妹都是小學校的學生，在校成績優異，但張義雄就是不怎麼喜歡讀書，對數字、地方、人名……等等，老是記不住。知道自己的缺點後，他更加不愛讀書，一心瘋迷畫畫，上學唯一樂趣與成就感，完全來自於並不受重視的圖畫課。

●有一次，班上來了一位代課老師，看見張義雄畫一條金魚，畫得很像，魚眼珠還笑咪咪的，既生動又可愛——老師卻不相信這個不會讀書的台灣孩子會畫圖，認定他一定是從哪裡偷描而來，當場打了他兩巴掌，同學也不敢為他作證。具有種族優越感的國語（日語）代課老師，還以「骯髒的支那人」公然污

辱他，桀驁、倔強的張義雄強忍住憤怒，將壓抑渲洩在廁所的牆壁上，塗畫日本軍艦被炸沉的畫面，以作為報復。張義雄幼小的心靈受到莫大傷害，從此以後開始學壞，自我放逐——

●四處遊蕩的張義雄，十一歲那年有一天，經過嘉義中央噴水池畔，看到一位青年正在那兒寫生，凝神專注畫畫的樣子，令他羨慕極了。這位池畔寫生青年正是畫家陳澄波，那年二十九歲，剛考上人人敬重的東京美術學校圖畫師範科。陳澄波那種青年畫家形象，深深烙印在張義雄的心裡，激起了他「成為畫家」的渴望與動力。



性格倔強的張義雄

●當他把夢想告訴父親，父親說：「陳澄波先生為了繪畫，勞累得幾度咯血，家中還變賣田產資助，天份加上努力，才能熬出頭，可見做一個畫家不容易。」父親理解當畫家的辛苦，卻也充分尊重孩子的志向，給了他二十元「鉅款」，帶他到臺南買油畫用具，還送他到「臺南肖像學院」學畫肖像。雖然肖像畫成為張義雄往後謀生的本領，但他

心中嚮往的是帶著法式貝雷帽，瀟灑的在畫布上揮灑一些也許是世俗眼光裡無法賺錢的油畫。

●後來，張義雄在二伯父張鼎駒的帶領下，第一次拜訪陳澄波。原來二伯是陳澄波的小學老師，而當時還在日本就學的陳澄波正好返鄉省親。這一次相見，張義雄便利用陳澄波在台灣的短暫停留期間，向他習畫。

日據時期公（小）學校的圖畫教育

台灣的圖畫教育肇端於日據時期新式學校教育制度，1897年總督府國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創立時，即設有「圖畫科」，但其教育對象完全為日人子弟，是日本國內教育的延長，不能算是真正屬於台灣教育的一部分。在台灣初等學校教育史中，「手工圖畫科」成為獨立學科於1912年（大正元年），1921年則改正為「圖畫科」，課程內容包括臨畫、寫生畫及考案畫。



陳澄波（右立者）任教於嘉義水堀頭公學校（今水上國小）時，指導學童戶外寫生 約1920-23年

1929 紐約華爾街股市崩盤，世界經濟大蕭條。

1922 日本入侵瀋陽，發動九一八事變。

精神導師陳澄波

●父親畢竟是疼愛家中這個叛逆的小孩，小學畢業又讀了兩年高等科之後，父親親自帶著他和堂弟們到日本京都唸書，十六歲的張義雄進入京都同志社中學一年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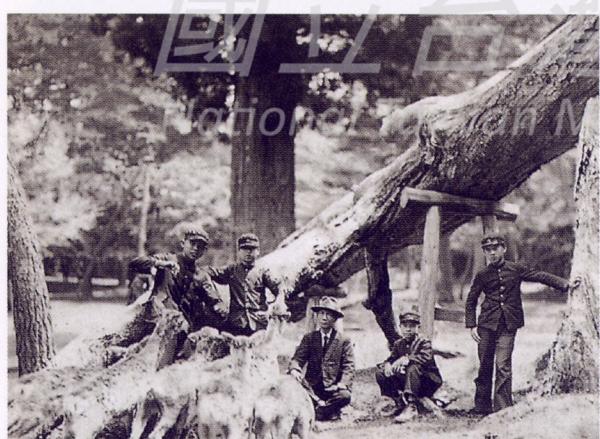
●生命就是如此由許多偶然與巧合編織而成，在同志社中學第一次上美術課時，美術老師中堀愛作發現他畫得相當好，進一步探問，得知張義雄與陳澄波是同鄉，中堀先生說：「澄波是我東美師範科的同學，他要求每張畫都能表達



陳澄波的畫家形象，深深烙印在張義雄的心中。

出自己的個性，將來一定會成為一位偉大的畫家。」從此中堀先生對張義雄特別關愛。

●似乎老早前就注定了一般，張義雄的童年及青春期總與陳澄波脫離不了關係。當時的台灣並沒有美術學校，陳澄波做為一位專業畫家，對於後輩的影響力，不在於透過實際教學的直接傳承，而是樹立了有如文化英雄般的典範，其精神與人格感召，鼓舞著每一個習畫的台灣青年，特別是嘉義地區的子弟，如林玉山、張義雄等人，陳澄波的提攜鼓勵可說是不遺餘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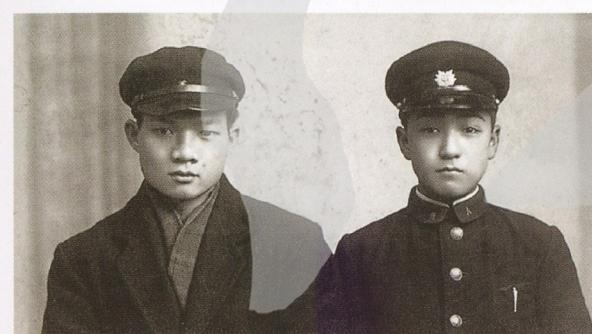
張義雄（右二）隨父親（右三）前往京都 1930

●京都的氣息有別於殖民地台灣，張義雄也感受到日籍師長的善意，但家鄉的阿公阿嬤捨不得愛孫出門在外，因此只讀了一年，即返台插班嘉義中學。成績土土土的「歹囡仔」，居然可以讀官立的「好學校」，張義雄覺得真是奇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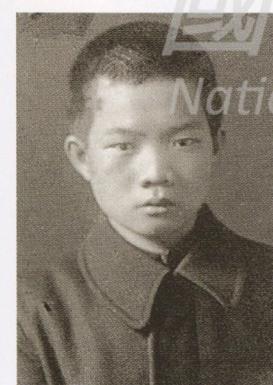
●在嘉義中學的歲月，張義雄與同校的



嘉義中學時期的張義雄



張義雄（左）與美少年



張義雄同志社中學時期 1930



嘉義中學時代，在郊外逗弄眼鏡蛇

美少年陷入熱戀，鮮烈的青春，學業成績卻一塌糊塗，後來更由於一心嚮往巴黎，翹課去看電影「巴黎屋頂下」，被發現而遭受退學處分。校方念在他的繪畫專長屢屢在全島美術比賽中為校爭光，因而不直接開除他，但希望他能自行轉學。離開嘉義中學，也意味著要離開美少年。

●當時父親已病重，家中籠罩著沉重的陰霾，張義雄不敢將學校的處分向最疼愛自己的父親據實以告，心中有如刀割，感到痛苦萬分。



張義雄 梨子、栗子 1931（同志社中學一年級習作）



張義雄 枝葉 1931 (同志社中學一年級習作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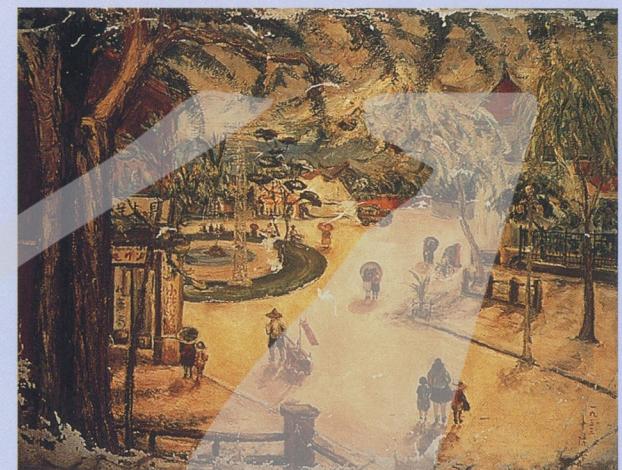
陳澄波 (1895-1947)

嘉義市人，三十歲考取東京美術學校圖畫師範科，後又進入西畫研究科進修二年。1926年作品「嘉義街外」入選第七回帝展，為第一次以油畫入選的台灣人，翌年又以「夏日街景」入選，其後多次入選台展、府展，創作不懈。東京美術學校畢業後赴中國，曾任教於上海新華、昌明藝專及藝苑繪畫研究所。1933年返台，與友人創辦台陽美術協會，推動美術活動，貢獻良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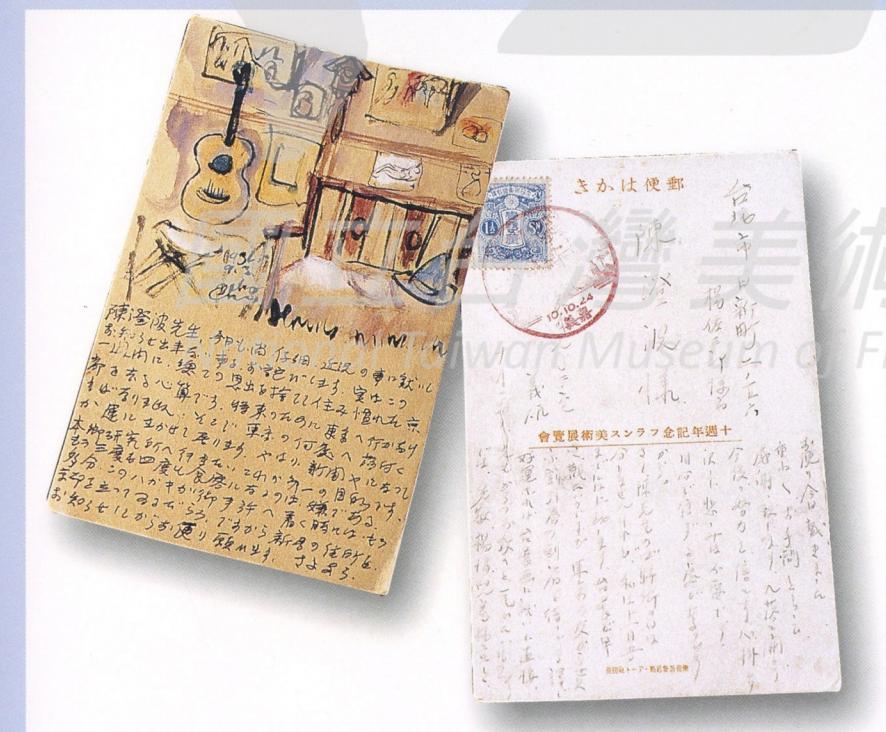
由於通曉「北京話」及曾客居上海，1945年台灣光復，性情率真的陳澄波懷抱滿腔熱忱，積極參與政治事務，試圖扮演台灣與祖國之間的橋樑。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，與嘉義地方士紳組成和平使節，前往水上機場與軍隊溝通而遭羈押，三月二十五日於嘉義火車站前槍斃示衆。此一時代悲劇造成台灣畫壇長時期無可彌補的傷痛。



陳澄波



陳澄波 嘉義中央噴水池 1933年 畫布·油彩 80×100公分



張義雄寄給陳澄波的明信片
陳澄波先生，今天我向你報告我的近況，也順便向你道歉，其實在這個禮拜內，我想我就會離開我所熟悉的京都，為了將來的打算，我非到東京不可。到東京落腳何處就看天意吧！畢竟我還是想到本鄉研究所，成為畫家，是我主要的目的。我不想再經常寄人籬下。大概這明信片到你手上時，我已離開京都，所以請你在我告訴你新地址後再聯絡吧！再見！（翻譯／李柏宏）